



小神仙

上
册

XIAO
SHENXIAN

吕天逸

著

课外借



世界出版社

吕天逸◎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神仙 : 全2册 / 吕天逸著. — 北京 :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7. 4

ISBN 978-7-5012-5451-4

I. ①小… II. ①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64196号

出品人 赵 雷
总策划 紫 总 小懒菌
责任编辑 余 岚 刘 喆
责任出版 赵 玥
责任校对 陈可望
封面设计 樱 瑄
内文设计 尹志亮
护封绘制 银狐之殇
赠品绘制 弦得凰 吓 语 银狐之殇

书 名 小神仙 (上册)
Xiao Shenxian (Shangce)
作 者 吕天逸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100010)
网 址 www.ishizhi.cn
销售电话 010-65265923 010-57735442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本印张 880×1230毫米 1/32 7印张
字 数 222千字
版次印次 2017年5月第一版 2017年5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5451-4
定 价 59.80元(全2册)

目录 Contents

- ▶ [卷一] ◎小穷神 001
- ▶ [卷二] ◎小助理 073
- ▶ [番外] ◎幼儿园篇 177
- ▶ [番外] ◎川藏骑行之旅篇 183
- ▶ [番外] ◎圣托里尼篇 197
- ▶ [番外] ◎我的同学张予川 207

小穷神

点金成石的强大神力注定苏穷永远无法拥有超过生存所需的财富，赚到的钱一旦超过最低生活所需，便会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不见，苏穷碰触到的贵重物品要么坏掉要么丢失，在人间待了这么久，唯一像样的财产就是一间简陋的小房子，而且那还是苏穷下凡时天庭给分配的宿舍。

第一章

人流熙攘的商业街。

苏穷拿着一摞厚厚的传单，分发给来往的行人。

隆冬时节，即将落山的太阳懒洋洋地投射着毫无暖意的阳光，苏穷白净的面颊和耳朵被寒风吹得有点发红。

苏穷用单手焐了焐冰凉的耳朵，递出一张传单，笑得露出一排小白牙，清秀的眉眼微微弯起来，热情洋溢地按照店家的要求宣传道：“新店开业，菜品一律六八折，欢迎惠顾。”

路人面无表情地接过传单走了两步，一转身，传单掉在灰扑扑的地上。

苏穷毫无不悦之色，颠颠儿地跑过去捡起传单，抖抖灰继续发。

就这么在晚餐高峰期发了两个小时，苏穷回火锅店拿钱。

一个小时十五块，日结，两个小时也就是三十块钱。

苏穷从火锅店经理手里接过钱，顶着对方颇有几分瞧不起的目光，露出个阳光灿烂的笑容道：“谢谢。”

经理神色冷漠。

苏穷乐呵呵地冲他挥挥手：“再见。”

苏穷拿到了三十块钱，顶着寒风走在马路上。

从这里走到家附近的菜市场，虽然要整整一个小时，却可以省下一块五毛的公交车费。

苏穷在心里打着省钱的小算盘，乐呵呵地大步走着，洗得褪色的裤子，裤脚都磨出了毛边，羽绒服里面的褐色毛衣漏了个小洞，运动鞋穿了两年，几乎天天穿，一周刷一次，旧得都变了形。

穷，苏穷人如其名，整个就是一个大写的穷。

苏穷把三十块钱紧紧攥在手里，不敢揣裤兜里，一张二十，一张十块，两张钞票被苏穷手心的汗水浸得微微发潮。

三十块钱对于苏穷来说太多了，如果放在口袋里搞不好会丢。

因为苏穷，是个穷神。

点金成石的强大神力注定苏穷永远无法拥有超过生存所需的财富，赚到的钱一旦超过最低生活所需，便会以各种匪夷所思的方式不见，苏穷碰触到的贵重物品要么坏掉要么丢失，在人间待了这么久，唯一像样的财产就是一间简陋的小房子，而且那还是苏穷下凡时天庭给分配的宿舍。

一个小时后，苏穷走到菜市场，用三十块钱买了些蔬菜和几个馒头，又买了一块肥皂和一个脸盆。

因为之前用的脸盆，底儿掉了。

惨兮兮的小穷神拎着馒头、蔬菜、肥皂和脸盆，一边贪馋地闻着从市场街边烤鸭店中传来的香味，一边哼着歌往家走。

苏穷的家里，只有一张床、一张凳子、一个灶台、一口锅，整间屋子里最昂贵的东西就是电暖器。

不过凳子只有三条腿，要靠墙放，电暖器则是常年都不会打开的。

苏穷归置好采购来的东西，做了水煮蔬菜和大米饭当晚餐，蔬菜之所以用水煮，纯粹是为了省油。

吃完饭，刷完碗，累坏了的苏穷一屁股坐在床上，床板发出吱呀呀的危险声音……

苏穷吓了一跳，屁股顿时僵住了。

床如果坏了那就只能打地铺了，毕竟苏穷没有多余的钱买床。

可千万不能坏啊……小穷神向自己祈祷着，慢吞吞地躺在床上，摊开手脚，舒展四肢平躺。

在作用力不变的情况下，受力面积越大，压强越小，床板也就比较不会坏。

——小穷神有严谨的生活哲学。

苏穷在床上一动不动地躺了一会儿，深冬时节的被窝冷如冰窟，连骨头缝都被寒气侵染得发痛。挣扎了好一会儿之后，苏穷小心翼翼地摇摇欲坠

的床上爬起来，下地在电暖器面前蹲下了。

“要是能开电暖器就好了。”苏穷满眼期待地幻想了一下，但是考虑到这个月的水电费，苏穷还是果断放弃了开电暖器的想法，只是哆哆嗦嗦看了一会儿，望梅止渴。

实在是太冷了，冷得睡不着。

“谁让我是穷神呢？”苏穷苦笑着叹了口气，穿上衣服揣起钥匙，下楼跑圈。

把身子跑热乎了就快地回被窝，焐着热乎气儿睡觉，顺便再用最后的几个钢镚去对面的便利店买一袋牛奶，明天早晨喝，苏穷仔细地筹划着。

然而就在苏穷过马路时，一辆黑色轿车突然从拐角转出来，苏穷没有留心看车，躲闪不及，被轿车撞了个正着，整个人飞了出去，在马路上骨碌碌地滚了几圈。

“你怎么样？”一个人飞快地从车上下来，扶起苏穷焦急地问道。

“好像没事……”苏穷迅速活动了一下胳膊腿儿，发现一点伤也没有，于是心地善良的小穷神还反过来安慰了对方一句，“别担心，我没事。”

“真的很抱歉。”那人见苏穷不像有大事的样子，稍稍松了口气，却还是饱含歉意地说，“我带你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苏穷看都没看他，蹲着满地寻找自己被撞飞出去的那几个钢镚儿，随口道：“不用了，我真的没事，而且也不能全怪你，我自己刚才也没看车。”

那人沉默了片刻，坚持道：“你刚才飞出去那么远，不可能一点伤也没有。”

苏穷撅着屁股从停在路边的一辆车下面够一枚五毛的硬币，坚持道：“我真的没受伤，你走吧。”

无论大小，毕竟还是个神嘛，体质比起凡人还是很强悍的。

苏穷把车下面的硬币都摸了出来放在手里，蹲在地上数了一遍，露出个欣慰的笑容道：“三块二，还行，没丢。”

开车的人盯着苏穷看，神色很复杂。

苏穷攥着硬币起身，准备去便利店买牛奶了。

“等等，”那人突然伸手，一把抓住苏穷的手臂，轻声道，“你的裤子……”

苏穷一低头，看见自己那条洗得褪色的裤子的膝盖处破了个大洞，显然是刚才在地上磨坏了。

按理说应该不至于，但这条裤子的布料可能是磨损得太厉害了，毕竟洗了太多次，也穿了太久。

“至少让我赔偿裤子的钱吧……”对方语带歉意道。

苏穷抬头一看，这才发现站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高大英俊的年轻男人，这人穿着一身面料考究做工精细的西服，似乎刚从什么重要场合回来，握着自己手臂的那只手上戴着一枚银光闪闪的手表，而那辆把自己撞飞出去的小轿车被擦洗得一尘不染，在路灯下反射着低调奢华的光，男人身上散发着淡淡的香水味道，从脚上的皮鞋到头顶分毫不乱的发丝，一寸一缕都仿佛是精雕细琢而成的，连他周围的空气都仿佛在发着微光。

苏穷怔了一下，脸蛋突然憋得通红。

男人似乎意识到哪里有些不妥，嘴唇动了动，还想说些什么。

“我我……我真没事！”然而苏穷却突然奋力一挣，连牛奶都不买了，紧紧攥着三块二毛钱，带着裤子上的大洞落荒而逃。

苏穷跑回家，靠在门上喘粗气。

那个人……

苏穷摇了摇头，意味不明地叹了口气，走到窗边往外看。

从这里正好能看到刚才那条马路。

那辆黑色小轿车还没开走，车的主人站在原地，也不知道在干什么，苏穷觉得他好像在朝自己这边看，于是急忙拉上了窗帘。

裤子破了，又没有换的，只能缝补一下，苏穷拉开濒临掉底儿的抽屉，在里面翻了翻，翻出一小盒缝衣针，可是线却用完了。

毕竟苏穷经常需要缝补东西，光脚上这双袜子，就缝过好几次了。

苏穷自嘲地笑了笑，打算明天天亮了去邻居家借一点线。

日子穷成这样，也真是没人了。

带着跑步跑出一身热气，苏穷不敢耽误时间，脱了裤子和外衣，匆匆钻进被子里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睡了。

第二章

第二天，苏穷穿着破了洞的裤子，去隔壁借了缝衣线。

隔壁的李阿姨去年刚离婚，自己带一个刚上小学的小儿子，生活也比较艰辛，当然比起苏穷还是强得多，见苏穷过得苦，平日里能帮上一把的小事她从来都帮得很痛快。

苏穷回家，脱掉裤子披着棉被，盘腿坐在床上认真地缝补起裤子上的大洞。

刚缝到一半，门被敲响了。

苏穷还以为李阿姨急着要缝衣线，忙用棉被把自己整个包了起来，从被子缝里探出一只手拿起剩下的缝衣线，然后跑去把门开了一条缝，只露出一张小脸和一只拿着缝衣线的手。

“你好。”一个低沉磁性的声音在苏穷头顶响起，苏穷吃了一惊，抬头一看。

——门外站着的居然是昨天那个不小心开车撞了自己的男人。

“对不起，我知道这样找上门过于冒昧了。”男人抬手把住门框，对苏穷露出一个抱歉的微笑，“我可以进去吗？只要一分钟。”

男人举手投足间都带着一股浑然天成的贵气，和苏穷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或者说，简直就是反义词。

苏穷呆住了，一时说不出话，男人却把沉默当成默许，迈进了屋里。

“等一下……”苏穷慌乱地退了两步，脸突然红得不行，“我没让你进来。”

“我叫林复。”男人递出一张名片，诚恳道，“昨天晚上的事很抱歉，如果你感觉身体有哪里不舒服可以随时联系我。”

苏穷迟疑着接过名片，强调道：“我真的没事……”

林复叹了口气，示意了一下手中厚厚的信封道：“我把这个留下就走，虽然你不要求赔偿，但是不小心撞到了你，我心里很过意不去。”

“我不要钱。”苏穷狂摆手。

因为反正就算有再多的钱到了手里也没用，属于苏穷的钱一旦超出一定的额度就总会由于各种奇葩的原因离苏穷而去，被偷、被抢、被风刮走、存钱的地方着火、银行系统崩溃、银行卡被盗刷，甚至不讲道理地凭空消失，仿佛趁主人不注意穿越进了异次元……总之就是各种留不住。

见苏穷不接，林复四周张望了一圈，想把手中的信封放在哪里就走，然而他的手在空中悬停了片刻，居然硬是没找到一个能放东西的地方。

因为苏穷家是真正的家徒四壁。

总不能放地上……桌子哪去了？放椅子上？林复纠结了一会儿，看见墙角的椅子，于是走过去。

“哎，你别坐。”苏穷还以为他要坐下，慌忙阻拦。

林复眉毛一抽：“……”

苏穷意识到自己的失礼，急忙解释道：“这椅子只有三条腿，你掌握不好平衡会摔的，不然你坐床吧。”

林复无语，目光一转，看到床上摊着一条补到一半的裤子。

破了洞的裤子……林复的眉毛微微一皱，缓缓扭头仔细看了看苏穷。

苏穷瘦小的身体整个被被子包着，只露出一截纤细的小腿，腿上光溜溜的，显然是没穿裤子。

林复：“……”

除了街边的乞丐，林复这辈子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穷的人。

我……我居然把这个人唯一的一条裤子弄坏了吗？

含着金汤匙出生，从小到大几乎没接触过穷人的林大少爷，被心里瞬间成指数倍增长的罪恶感冲击得一阵眩晕，扶着额头扑通一声往苏穷的床上一坐。

他坐得太用力，加上体型比苏穷高大了一圈，所以床板立即颤巍巍地发出抗议。

苏穷忙道：“这床板不太结实，你轻点儿，你要是坐塌了我就得打地

铺了。”

林复整个人僵在床上，沉痛地看着苏穷。

苏穷也看着他，目光澄澈柔软，不染尘气，不结风霜。

林复：“……”

这一瞬间，林大少爷的心被一股强烈的责任感与扶贫的渴望攫取住了。

缓缓神，林复叹了口气，掏出手机给助理打电话：“小张，买条裤子送到刚才我停车的地方，立刻。”

小张：“好的，林总。”

啧啧啧，林总显然是个会玩的。

“不是给我买。”林复转向苏穷，“你穿多少码？”

苏穷一脸无辜地摇了摇头：“不知道。”

林复：“你多高？”

苏穷怯怯地报了个身高。

林复对着电话：“听见了？看着买吧，多买几条。”

小张：“好的，林总。”

啧啧啧，林总把人家裤子都撕坏了。

浑然不知助理内心戏的林复满意地挂了电话。

“你都给我买裤子了，钱就收回去吧。”苏穷指了指床上的信封。

林复无奈地把信封拿回手里，思索了片刻，轻声道：“你没有工作吗？”

“我有啊。”苏穷不好意思地低头拧着自己的手指，“都是临时的，我发传单，洗盘子，去工地当搬运工……”语声越说越小。

林复的目光在苏穷的脸上流连了片刻。

巴掌小脸，白皙俊俏，下颌尖尖的，眼角面颊晕着一层薄薄的红，像片小小的花瓣。

林复收回目光，道：“你可以考虑来我的公司工作，你念过大学吗？”

“没念过……”苏穷连连摆手摇头，“我不去，我待久了你的公司会倒闭，我运气很差的，所以只敢做临时工。”

林复听得太阳穴直跳：“怎么可能？”

苏穷抿了抿嘴唇，坚定道：“反正我不去。”

“……”这一天，霸道林总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拒绝。

苏穷裹着被子，很有技巧地坐在三条腿儿的椅子上。

“你叫什么名字？”林复问。

苏穷老实道：“我叫苏穷。”

林复随口问道：“哪个字？王加京的琼还是苍穹的穹？”

苏穷粲然一笑道：“都不是，是穷困潦倒的那个穷。”

“……”林复默默做了个深呼吸。

这名谁给起的？脑残吗？

苏穷腼腆地低下头：“这个名字是我自己给自己起的，因为我觉得和我挺称的。”

“……”林复痛苦地望着这个怪人。

这时，外面传来敲门声。

“应该是我的助理，你坐着吧。”林复看苏穷裹着被子不太好行动，匆忙起身去开门。

助理小张拎着几个购物袋站在门口，恭敬道：“林总，买好了。”

“给我。”林复接过购物袋，递给苏穷，“也不知道合不合身，你都留着吧。”

两年没穿过新裤子的苏穷眼睛亮晶晶的，像个拆礼物的小孩儿一样急急地从购物袋里拎出一条闪闪发亮的紧身皮裤……

林复顿时感觉自己仿佛成了一个变态，他冷厉地横了小张一眼，迅速甩锅给助理：“我可没让你买这种的。”

小张瞥了一眼手足无措一脸纯真的苏穷，随即冷静地站到一边道：“抱歉林总，是我买错了，还有别的款式。”

啧，失算了，我还以为是个妖艳贱货。

苏穷脸红了一下，飞快把皮裤塞回去，然后从第二个购物袋里拿出了一条

样式简单的牛仔裤。

“我穿这个吧。”苏穷说着，珍惜地抚摸着崭新的裤子，双眼闪烁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光芒。

“好……”林复怔了一下，飞快拉起小张走到门口背过身，等苏穷换裤子。

苏穷换好裤子，把裹了一上午的棉被放下，穿着新裤子在屋子里走了几步，扬起脸语气欢快地询问林复的意见：“好看吗？”

“好看。”林复迟疑了一下，把“你去照照镜子”几个字咽了回去，因为他后知后觉地发现苏穷家里并没有镜子。

“其他的你们拿回去吧。”苏穷把另外几个购物袋塞给小张，神色认真道，“你只弄坏了我一条裤子，没必要赔这么多条。”

小张面无表情地从苏穷手里接过购物袋。

呵，有趣，这朵小白花，你在试图引起我们林总的注意吗？

林复无奈地点点头，拿出手机，道：“你给我留个联系方式。”

苏穷怯怯地问：“你以后还要联系我啊？”

“是的。”感觉到对方溢于言表的拒绝之意，林复的太阳穴突突直跳，“说不定我们公司会临时需要发发传单什么的。”

苏穷为难道：“我没有手机。”

林复飞快道：“座机。”

然而话一出口林复就意识到这是一句废话。

果不其然，苏穷抱歉道：“也没有座机。”

林复：“……”

苏穷见林复脸色不太好，忙报出一串数字，道：“你可以打隔壁李阿姨的电话，告诉她找苏穷就行。”

“好。”林复神色稍缓，低头记号码。

苏穷小心翼翼道：“但没事儿的话尽量别打，挺麻烦李阿姨的。”

林复一脸痛苦，身子不由得微微晃了晃：“……”

“林总，您慢点儿。”小张忙搀扶住林复，目光犀利地将苏穷上下打量了一番。

有趣，你是第一个敢这么和我们林总说话的人。

林复平静了一下，挣扎道：“至少让我请你吃顿饭，表达一下歉意，这个要求不过分吧？”

苏穷的小脸瞬间迸发出光芒：“好啊。”

林复松了口气，扭头轻声吩咐小张：“给我在La Seine订个包间。”

那是当地一家很昂贵的法式餐厅。

然而苏穷完全听不懂。

“我们可以……吃烤鸭吗？”苏穷怀着满满的期待，咽了咽口水，“附近市场就有一家卖的，我每天回家路过都能闻到，好香。”

“可以。”林复的眼眶微微一酸，扭头对小张道，“不订了，吃烤鸭去。”

小张：“好的，林总。”

恭喜你，我们林总注意到你了。

小白花带着总裁吃路边摊，这个情节还原得非常棒，呵呵。

第三章

定好了要吃什么之后，三个人一起下楼了。

昨天撞过苏穷的黑色小轿车停在楼下，小张快步走过去拉开车门。

苏穷面上掠过一丝窘迫：“我们可以走路去吗？”

林复问：“为什么？”

苏穷谨慎地站在离车两米远的地方，像怕自己玷污了那辆车一样，道：“这么豪华的车，我坐进去的话八成要坏。”

林复不信邪地笑了一下：“不可能。”

真正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真的，我财运特别差，贵重的东西被我碰了都会坏掉。”苏穷仍然坚持，“我们走路过去只要十分钟，很近的。”

林复不想再就这个无聊的问题争执下去，沉着脸，斩钉截铁道：

“上车。”

苏穷不敢惹他生气，只好垂头丧气地钻进车里，缩手缩脚的，似乎在尽量减少自己的身体和车座的接触面积。

很快，车子稳稳地开了起来。

“你看，没坏。”林复语气和善。

苏穷眨了眨眼睛，忧伤地看着他。

林复试图破除苏穷莫名其妙的迷信思想，语重心长道：“你觉得贵重的东西被自己碰到就会坏，但这种想法其实没有什么根据……”

话音未落，随着砰的一声闷响，车前盖冒起了青烟。

苏穷抿了抿嘴唇，抱歉地问道：“发动机是不是烧了？”

林复：“……”

苏穷飞快地开门下车，站定在三米开外，低头扯了扯羽绒服皱巴巴的下摆，撇着嘴角道：“我还是下车吧，不然等一下就要爆炸了。”

林复：“……”

“你想办法把车修了。”林复朝刚刚见证了神迹的小张撂下一句话，拎着外套下车，潇洒地走到苏穷面前。

苏穷难过地咬着嘴唇：“对不起，把你的车弄坏了。”

坚定的唯物主义者林复摇摇头，宽慰地一笑道：“和你没关系，只是个巧合。”

苏穷蔫蔫地垂着脑袋道：“都怪我，不该有侥幸心理的。”

林复微微低头俯视着苏穷，乌黑的发丝略显凌乱地覆在那白净柔软的后颈上，让人忍不住想摸一把。

“我们走着去。”林复揉了揉苏穷的头发，把外套往肩上一甩，“你带路。”

“啊……好。”苏穷被摸得愣了一下。

林复装模作样地看了看自己刚碰过苏穷的手，打趣道：“我这只手不会骨折吧？”

苏穷一脸认真地解释道：“不会的，只有对无生命的东西才起效。”

“……”林复默默闭上了嘴。

于是十分钟后，西装革履的林总弯着两条大长腿，坐在烤鸭档口前鲜绿色的塑料小马扎上，带着一一次性手套撕下一只油汪汪的鸭腿，放在一次性泡沫餐碟上推到苏穷面前，淡淡道：“吃。”

“谢谢。”苏穷如蒙圣眷，双手接过餐碟，拿起鸭腿咬了一大口，满足地嚼了起来，一双眼睛黑亮黑亮的，像只囤食的小仓鼠。

林复看了他一眼，继续专注地手撕烤鸭，把整片的肉蘸上酱用小薄饼卷起来，补充到苏穷的泡沫餐碟里，道：“慢点吃，不够再要。”

“好。”苏穷嚼着东西，含糊不清地应了一声，随即迅速低下头。

“你怎么了？”林复皱眉，摘了一一次性手套，捏着苏穷的下巴迫着对方抬头，深黑色的瞳仁在眼眶中微微一动，像是被落叶点起涟漪的井面。

——苏穷那张可怜巴巴的小脸上满是湿漉漉的泪痕，嘴唇上沾满了亮晶晶的油，鼓溜溜的腮帮子还在一动一动的，那双漂亮的眼睛里噙满了眼泪，眼角眉梢弯起的弧度却还是暖暖的。

好久没吃过肉的小穷神被感动哭了！

“烤鸭真好吃！”苏穷咕咚咽下一大口食物，泪汪汪地露出一个笑容道，“你果然是个好人，我真是太幸福了。”

“那就多吃点。”林总裁心里一酸，差点儿跟着哭出来。

“好。”苏穷抹了把眼泪，把鸭腿仔仔细细地啃了一遍，连覆在骨头上的筋膜都没剩下，最后又把鸭骨头咬断了，精细地吮干了里面的骨髓。

“……”林复顿时感觉自己的心都快被这根鸭骨头戳碎了。

可能是饿了太久了，看起来清清瘦瘦的苏穷竟然一口气消灭了两只烤鸭。

林复没怎么吃，一直在默默无语地给苏穷卷饼。

桌子上被苏穷啃得干干净净的鸭骨头堆成一座小小的骨头山，林复去结账时，苏穷把骨头山都转移到用过的一次性纸盘里，又用纸巾把桌子上的残渣归拢到一起扫进纸盘里。

做完这些，苏穷走到林复身边，一板一眼地认真道谢：“谢谢你请我吃